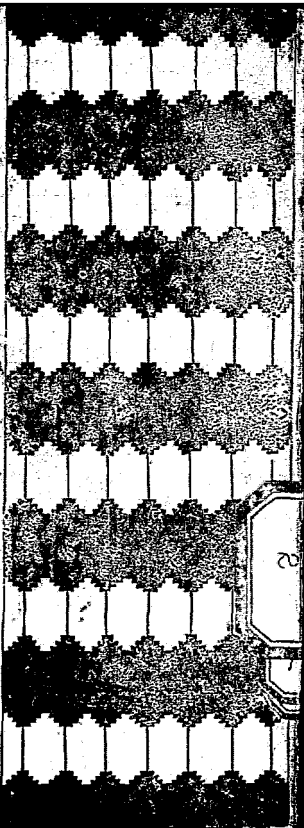


抗戰中的文學

徐中玉著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114

J
10
2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抗戰中的文學

徐中玉著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抗戰中的文學

目次

第一章：抗戰以新的生命給了文學	一
1. 可以盡情傾吐了——抗戰已使自由發聲	六
2. 抗戰爲文學供給了火花燦爛的題材	八
3. 抗戰把文學的領域擴大了，視野放寬了	一〇
4. 抗戰使文學提出了新的問題，又供給了解決的可能性	一三
5. 抗戰促成了作家間的團結，並鼓勵他們進步	一四
第二章：文學用什麼報答了抗戰	一七

抗戰中的文學 目次

三

第三章 怎樣加強文學的抗戰

1. 文學幫助了抗戰情緒的普遍提高	一八
2. 文學激發了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鞏固了團結	一九
3. 文學隨時打擊了漢奸敵寇的陰謀	二一
4. 文學幫助了政令的推行	二三
5. 文學使抗戰獲得了世界的同情	二四
1. 在政府社會方面	二五
甲、釐定一種優良的文藝政策，以積極領導代消極限制	二六
乙、積極援助文協，獎勵它的工作	二七
丙、切實保障作家生活，獎勵優秀作品	二八
丁、獎勵大批作家去前線工作	二九

2. 在作家團體方面……………

甲、嚴密組織，切實工作

乙、發揚研究精神，提高研究標準

丙、訓練青年作家，培植幹部人才

丁、為作家創造適宜的創作環境

3. 在作品本身方面……………

甲、積極性的主題

乙、擴大選取題材的範圍

丙、表現出事件的全過程

丁、加強愛國愛族意識

第四章：文學目前的任務：抗戰第一，勝利第一……………五八

抗戰中的文學 目次

作者附記

抗戰中的文學

第一章 抗戰以新的生命給了文學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自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以來，到今天已有二十四年的歷史了。在這短短的二十四年中，我們國家經歷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歷史上空前的變化，這些變化反映在文學思想和文學作品的表現上，大體說來，可以分成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四」到「五卅」；第二個時期由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到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第三個時期由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到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第四個時期就是由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到目前和今後的若干日子。在這四個時期里，由於中國社會急遽發展的複雜性，各個時期都有他自己的特點。但通過這些特點，二十四年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却有一種在基

本上是共同的精神，這就是始終如一地表現在我們各期文學思想和文學作品上的反帝民族鬥爭的精神。不管在我們新文學二十四年來的活動史上有過多少爭論，多少不同的見解，但從沒有一個人，也從沒有一派，曾經要反對這種精神，——這種鬥爭。我們文學上歷次的運動都能和這種反帝民族鬥爭的意識結合，決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正是由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所決定的。二十四年來的中國整個社會，一直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衝突，我們可以說，如果中國社會內部的確有着矛盾和衝突，而且在某些時期這種矛盾和衝突的確還有相當增高的事實，但無論如何，這種內部的矛盾和衝突，比較起來是始終處於一個次要的地位；只有我們社會跟帝國主義的矛盾和衝突，才是最主要的，而且是一直最主要的，任何一個中國人，任何一個的派別或階級，不論他們各自的抱負，見解怎樣不同，但作為他們各自存在和發展的前提的，都不能不反對帝國主義，都不能不注意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民族與侵略的帝國主義異民族之間的巨大矛盾被中國文化帶上了民族鬥爭的色彩；我們相信，這種巨大的矛盾一天不完全消除，中國文學就

第一天不脫離這種色彩，並且爲着生存的必要，我們還應當格外來加強這種色彩。

然而，在新文學運動的二十四年間，我們決不會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在二十四年的中間，有二十年多，我們文學雖然始終帶有反帝民族鬥爭的色彩，但我們文學在這樣的表現上却也始終受着極大的限制；這限制，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國家直接間接的威嚇與壓迫。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壓迫之下，——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牠的野心最大，計策也最毒辣，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可恥的事實——就像在有個時期中它竟公然要我們放棄愛國的宣傳與教育。然而類此的事實不過只是牠們限制我們文學發展許多因素中比較明顯的一小部分吧了，牠們主要是利用自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種種方面的力量，爲我們製造出無數紛擾，使我們文學在這些紛擾中得不到充分的營養，因而無法順利發展。我們文學在第一個二十年里經歷的可說是一種被壓迫的最艱苦的過程，它往往遭受着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們的雙重的壓迫；牠不僅不能激烈地向敵人反抗，它甚至也不能向祖國發憤地呼喊。一切屬於正義的反抗的呼聲，都要受到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的

這裏，中國的吼聲被壓息了，中國的自由被割斷了。假如我們文學倒並沒有真正被這些手段完全割殺，反而是從岩石的重壓下茁壯地生長起來了的話，那麼這樣的發展，實在不能不說是非常的，因為他那應有的盛大的道德，已被帝國主義的魔手所殺死了。這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近二十年來對我的瘋狂侵略與壓迫，終於在三年前刺殺了我們民族革命抗日戰爭的烽火。這一次戰爭，可以說完全是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侵略與壓迫的必然的結果，也就是我們民族數十年來對外含羞茹苦，真受難的總爆發。我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再不能忍耐了，我們如再不奮起反抗，那我們的命運就是萬古滅亡，而在決死反抗的鬥爭中，我們却一定能打退敵人，一定能在生存，並且一定能在生存得更好，更光榮，更顯歷史。我們民族會創造出無數光榮的事蹟，這些無數光榮的事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標誌，在歷史上，我們也有幾次光榮的時候，然而尤其重要的，是我們民族在每一次受難中都能重新奮起，每一次都應以我們民族的文化，或終於以武力，擊退來侵的外族。元清兩代外族入主而終於滅亡的事實，

這明白證明我們中華民族的堅韌，力量的偉大。我們受難，但我們一定能復興；而且不僅能復興，我們還能有更光榮的創造。我們民族這種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在目前反據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我國各民族的空前戰爭中，是格外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在這歷史上空前的危難之前，在這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兇惡大敵之前，我們中華民族不但不會絲毫退縮，反是毅然決然接受了敵人的挑戰。這拼死的戰爭達到今天已有四十個月，敵人在四十個月的堅定作戰和血肉犧牲中，我們不但沒有絲毫崩潰之象，反是一天天強大起來。而在一向擴張聲勢的敵人方面，却明明白白一天天衰弱下去了。四十個月的戰鬥，證明敵人處境就要敗壞，我們馬上就能獲得最後的勝利；也說明中華民族這次又一定會戰勝這個難關，又一定能復興，而且這復興還要為我們帶來一切更新的生命。

事實上，抗戰已經為我們帶來不少新的生命了。在抗戰炬火的照耀下，我們社會的渣滓灰塵黑暗已漸見光明，一切缺點都有了改善；我們的各方面都已有了新的氣象。這種新的氣象，隨着抗戰的堅持和勝利，一定還要顯著起來，深刻起來。

而在我們的文學上，也同樣已得到抗戰給與的許多新的滋養。這主要表現在文學的某些方面呢？

一、可以盡情傾吐了——抗戰已使自由復醒

偉大的作品可以在壓迫之下產生，但決不能在感情的壓抑狀態之下出現。我們民族反帝鬥爭二十多年來沒有能在文學領域裏產生出幾部偉大的作品，原因雖然很多，但反帝鬥爭的感情長期是在一種被壓制的狀態之下，這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壓制的緣分或由於我們當時環境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不過無論如何，客觀方面我們文學在反帝鬥爭的表現上是受到嚴重的阻礙了。許多表現反帝民族鬥爭的文學作品不能或不能完全地在刊物或書本中露面，許多作品的反帝民族鬥爭表現都是不完全的，過於薄薄抹角的。這些情形，加上我們文學上技術的比較落後，就都不能不影響到反帝民族鬥爭文學質量的提高上去。

再提戰起來後，這種限制統統取消，我們文學馬上便在一種空前地解放的狀態中了。文學失去過久的反帝民族鬥爭表現的自由，已被神聖的抗戰奪回，而且在集中表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無邊侵略的一點上，還被特別鼓勵着了。在今天，我們作家已用不盡幾個字來表現我們對於日本的憎惡，憤怒，已用不着遮遮掩掩來反對日本的侵略。反之，我們已可用任何愛用的方法來寫作抗日的文學，我們已可用任何愛用的字眼，聲音來表現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野獸軍閥們的痛恨。在反抗日本的壓迫和殘殺這一點上，我們文學不僅已用不着一切顧忌，反而是惟恐我們不能創造出更動人更有力的形式，因為如果我們文學能有更多的有力的形式，我們就能把永遠跟我們同在這次抗戰的正義要求表現得更清楚，更明白；我們就能把同胞們的敵愾之心呼喊得更高漲，更熱烈；同樣我們也能把日本帝國主義野獸軍隊的野獸行為，和他們欺騙世界欺騙牠國內絕大多數民族的罪惡，描寫得更真切，更確實；這一切，都足以給日本侵略者更重大的打擊，都足以越發表現出我們文學在抗日戰爭中巨大的武器作用的力量。

對於今天，我們可以這樣地煩些了。向原因，也向我們最敵性的敵人。向祖國，我們盡情地獻出我們的愛。向野蠻的日本軍閥，我們盡情地說出我們的憤和恨。我們一定是盡情地繼續豐富我們文學，已可以這樣盡情地表現我們所有的一切真正感情後，我們文學在實際上是已與它未來偉大成功邁進了一步了。

二、抗戰爲文學供給了火花燦爛的題材

如果說偉大作品必是選擇着一種偉大題材，那麼反過來說，偉大題材的是誰就誰能使偉大作品出現或大量出現。我們用不着去選論誰來重複題材有無偉大與平凡之別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在生活的歷史上的確有幾種題材可以稱爲偉大的。例如革命題材，民族戰爭的題材，這就是這些題材所以是偉大的，就因它們特別具有豐富的歷史性，具體性和形象性。任何一個作家，如果能抓緊這種題材，他就差不多已經成功了一半。而當他選能完美地處理了這類題材的時候，他就往往能產出偉大的作品來了。舉個例子，

如在蘇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移行時代，即兩個世界大戰與兩個文化的鬥爭時代，都出現了很多，塞凡提斯，和莎士比亞三個人物，和他們的作品；而近代的俄國革命更產生列寧和托爾斯泰文學的寶庫，產生了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人的許多偉大的作品。

抗戰沒有疑問已爲我們文學供給了最偉大的題材。像這樣偉大的題材只在世界的文學歷史上也是少見的。今天，在我們祖國的原野上，從東北到西南，從遼寧的黑龍江到嶺南的珠江，從沿海到內地，從都市到鄉村，也從平原到山嶺，到處都充滿着戰爭，到處在流血，拚命，反覆着失敗與勝利。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在受苦，都在犧牲，而敵寇們都在改進黨，成長和發展。一個四千年的古國在烽火連天中奮勇掙扎，它要用自己的力量，擊退暴敵，它用自己的手在那里改造自己的命運，努力爭取新的生命。在我們文學的歷史上，有過什麼偉大的題材，能和這次抗戰的相比呢？

在我們今日的土地上，充滿的是火花，燄燄的戰鬥，充滿的是可歌可泣的鬥人的故事，讓我們作家如能緊緊抓住這個題材，給以完美的表現，我們文學就不僅能有豐富的教育

的意義，而且我們也就能親眼看見偉大作品的真正產生。

三、抗戰把文學的領域擴大了，視野放寬了

二十年來我們文學運動上兩個重要的缺點，就是文學的領域太狹，和視野太窄。這兩個缺點又是互為因果的。「五四」的文學啓蒙運動雖以（一）推倒影響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二）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三）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的文學，建設新鮮的真實的文學；這三大號為革命的目標，但無可諱言，革命以後的新文學並沒有能夠馬上真正走進民間去，走進一般社會去。而成為「平民的」和「社會的」文學。這原因，一方面固在大都分還是「白話」的作品，但却不能為一般不識字或不識許多字的大衆所接受，一方面在這些作品並不能真正表現一般民衆的生活，表現他們真正的思想，感情和經驗，因而民衆中就是能接受的也無法瞭解。這種情形，在初期固然如此，就是在以後兩個時期中，

也很難說有何顯著的進步。新文學的勢力老是只在一部分學校青年的圈子裏逞強，而作家們所寫的也多半只是這一小部分人生活中的一些悲歡離合，即使他們能表現一下民衆的生活，也只是限於在他們有限的視野中的民衆生活，那和真正的民衆生活，其實是隔了一間的。

但文學是必須和民衆結合在一起的。當文學脫離了絕大多數民衆，它就要成爲無用的廢物，而且也就失却了它的健康的要素；因爲當文學能從民衆生活——那深不可測，無限地千差萬別，無限地強，無限地廣的泉源裏獲得了靈感的時候，它就足以使自己健康起來了，文學的救濟，就在民衆生活里面。

抗戰把我們文學的領域擴大了，視野放寬了。由於抗戰的全國性，由於動員全體同胞的實際需要，文學必須「下鄉」「入伍」「到廣大的鄉村和軍隊中去發揮鼓勵的作用」；另一方面，爲要使文學的鼓勵有更好的效果，文學就不能不放寬它的視野，它就不能不從狹隘的都市，學校，書房，亭子間，咖啡室的小天地里解放出來，走向鄉村，工廠，兵

奮，開拓新認識，去體驗廣大民衆的生活。視野放寬了，文學的領域就可能漸漸擴大；而文學領域的擴大，也足以使視野放寬，加深。

抗戰使文學領域的擴大和視野的放寬成爲必要和可能，而且實際上已經比前擴大和放寬了。我們文學通過種種民間的形式，已經從農民、兵士，工人的集羣里獲得許多新的讀者，我們文學也已開始能夠注意到一向被忽略的如邊疆和內地民衆的生活，軍隊的生活等等題材，而且我們文學也漸漸能夠從事物的生長觀點和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上來表現了。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着：抗戰已使文學得了新的滋養，而且還在獲得着。

四、抗戰使文學提起了許多新的問題，又供給了解決的可能 性

由於抗戰的實際需要，使我們文學提起了的許多問題，它們在外觀上或是過去已經有的，但在本質上却是新的。這些問題，如果在過去已經提出過，那麼現在的確是在一

種全新的階段上重新被提出。它們不是原則的反覆，而是實踐的發展。

作品公式化的問題重新被提出，這表明着問題在抗戰階段中的嚴重和解決它的迫切；詩歌的朗誦問題以新的姿態進行了一種實際的試驗。特別是關於文藝大衆化的問題，現在已從時起時歇的階段達到實踐的階段，已從利用舊形式達到創造新民族形式，已從初期文藝的過於歐化進到要使外來的影響能和中國文藝的傳統溶結爲一體的文藝的中國化了。在今天新的形勢規定下的這些問題的必然的發展，使我們已有了對公式化作品的正當的批判，已有了把詩歌的「觸手伸到街頭，伸到窮鄉」的逐漸廣泛起來的朗誦運動；而大衆化和民族形式討論的結果，也已使我們有了通俗故事，牆頭小說，講演文學，街頭劇，活報，朗誦詩等等實踐的工作。

所有一切由於抗戰才在文學上新提起了或重新提起了的許多問題，我們都已有初步或進一步的討論和發展。自然，這些問題都還不能說已有或已近於滿意的解決，譬如：大衆化和民族形式的問題就尤其需要從廣泛的原則的討論歸趨到實踐的努力；但抗戰

的確已給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大量可能性，而且繼續供給着。抗戰的未來的發展一定將使我們可能留意地解決一些已經提出而久懸未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又能發現和接觸到許多嶄新的從未想見過的問題；而新問題的提出，無疑會使我們文學的內容格外豐富，格外多彩了。

五、抗戰促成了作家間的團結，並鼓勵他們進步

新文學活動的三十年歷史，其實也就是文學作家派系互鬥的歷史。文人的惡戰不亞於武人的惡戰。如果說這些惡戰對文學的發展並非沒有利益，但也不能否認中間有些惡戰實在只是無原則的意氣之爭或同原則的字眼之爭，都屬無價值的浪費。作家們的活動多半是個人式的，散漫，沒有組織，最多也只是小團體的行動；作家間的正當關係一直沒有建起。

但抗戰卻改變了這些情形。為民族革命的抗日戰爭而奮鬥，成為一切不願做漢奸順

民的作家的共同感覺；共同志向與共同樣的，加上全國作家抗戰以後的接觸容易，於是一個空前團結的組織便終於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七日在漢口成立了，這組織便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協會的發起旨趣中寫道：

「我們應該把分散的各個戰友的力量團結起來，像前線將士用他們的鎗一樣，用我們的筆來愛動民衆，捍衛祖國，粉碎敵寇，爭取勝利。民族的命運，也就是文藝的命運；使我們的文藝戰士能夠發揮最大的力量，把中華民族文藝偉大的光芒照耀於世界，照耀於全人類。」

這一個空前偉大的文藝集團，不僅奠定了抗戰期中文藝界團結抗戰的基礎，建立了作家間的新關係，而且牠對以後文學的發展，也一定將有重要的影響。

抗戰不僅使作家們團結了，更重要的是也使作家們進步了；而在同時，它也不容情地從文壇踢出了一些甘作漢奸的民族敗類。如前所說，抗戰使許多作家走出了他們那狹小的天地，去向廣大的戰鬥的原野，這樣，文學的領域是可以擴大了；而就在和這戰

鬥的現實的生活接觸中，作家們同時也受到教育，於是他便發見了比過去一切更為寬廣的，更為深遠的真切的實景，於是他便爲他自己尋到了新的工作方法，開拓了新的生活領域。

作家必須在創造新生活形態的廣泛的像暴風雨似的戰鬥之流中，尋求靈感 and 材料，並且必須投身在戰鬥里面。高爾基說：

「只有當創造者直接參與創造實在和爭取生命的刷新時，理知與直覺，和思想與感情之調和才是可能的；形象的創造才是可能的。」

這就是說，作家只有在自己也被捲入抗日戰爭里的時候，在抗日的大眾鬥爭所產生的快樂爲自己的快樂的時候，在與抗日的大眾共休戚的時候，他們的作品纔能取得高的價值，具有抗日戰爭的豐富的深刻的內容。而我們的大多數作家，現在是正都可喜地有看這種進步的表現了。

在我們全民族的苦鬥里，不但不貢獻他一己的勞力，反變成了敵寇走狗的一些文壇

敗類如程時英、劉昭陽等小醜，是死有餘辜了，我們相信像周作人、錢稻孫之類的老師，遲早也必有其應得的教訓。抗戰爲我們照出了這些敗類的原形，在踢出了這些民族的渣滓之後，我們文學是發展得更燦爛，更輝煌了。

第二章 文學用什麼報答了抗戰

荷馬的詩歌是喚醒希臘民族傳統而造成希臘民族的創造者，荷馬的力量在今日還是以鼓勵希臘民族英勇反抗牠的意大利侵略軍隊。福祿特爾說：「我們的語言和文學所獲的勝利比查利曼還大」，「Freischlo 說：「哥德對德意志的統一之功，不在俾斯麥之下」；而巴爾扎克則公然聲稱「拿破崙用劍拿不到的東西，我要用筆去達到目的」。在我們自己的歷史上，南宋辛棄疾、陸放翁、劉過等慷慨激烈詩詞，明末成繼光、張家玉、孫承宗、程式相、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愛國的詩文，豈不一樣也歷次鼓勵着我們反抗外族侵略的鬥爭？那麼今天我們在抗日戰爭中盛大起來，並爲抗日戰爭而存在的文學，

究竟已用了些什麼，來報答抗戰的呢？

一、文學幫助了抗戰情緒的普遍提高

抗戰起來後，我們文學爲配合當時緊急的需要，馬上暫時放棄了只在紙面上工作的形式，而用歌詠，演劇演講等方式通過作家的實踐而走向了農村和街頭，前線和後方。文學以這些方式教育着，鼓舞着同胞對於祖國和民族的熱愛，對於敵人的憎惡，以及對於抗戰的認識與獻身，在初期的宣傳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隨着抗戰的繼續，需要的迫切，我們文學從初期工作中檢討了並逐漸改正了自己的缺點，於是相當大量的通俗作品便絡繹產生出來，像通俗故事，隨頭小說，抗戰鼓詞，抗戰戲劇，街頭劇，活報，演講文學等等作品，就大抵的在前後方都市農村中出現，發生了大的影響，普遍地提高了抗戰的情緒。今天我們在各個戰區，淪陷區，和後方大都市如重慶、成都、桂林等地都已有了供給通俗文學作品的組織，經常出版各種通俗文學的

小冊、刊物和報紙，並且得到政府在經濟和流行上的協助與合作。文學在幫助提高抗戰情緒這個任務，我們相信以後可能有更好的成績。

二、文學激發了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鞏固了團結

抗戰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於本質上實是一種集團主義的文學。抗戰文學宣揚着民族集團的感，就在表現個人的英雄行為時，也是根據着這個民族集團主義的原則。個人的英雄行為，只有當他能有於民族集團的戰鬥時，才值得加以宣揚，加以表現的。

抗戰文學的這個特點，決不是偶然得來的，而是被決定於我們這次抗戰的性質及其必要。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要反抗一個強暴的帝國主義國家，如果不能取得牠自己內部的一致，就決不能有勝利的希望；反之，全民團結的反抗就多半有勝利的把握。而且戰爭，在根本上也就是一種集團的動作，不能以自己的更強的團結去對付別人的團結。

早就一定無誤取勝。在這次抗戰中，我們民族內部的紛爭是平復了，而且能夠開誠合作，一致進行抗日的戰事。抗戰文學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取得了這個特點，也就是根據這個特點來激發了民族意識和愛國觀念，並鞏固了全民族的團結的。

抗戰文學以我們這次鬥爭自己的艱苦和英勇鼓勵了我們民族。文學以熱烈的言辭訴說着真實的故事，表現着勤人的戰鬥：表現出如何我們這偉大的民族決不顧在野蠻的日本軍隊之前屈服，如何我們終於毅然地起來戰鬥，如何在我們初期的戰爭中遭遇到了許多嚴重的困難，如何我們民族全體在抗戰的前後方拚命努力，以及如何我們終於漸漸能克服自己的弱點和困難，而一天天強盛起來，一天天更接近於最後的勝利……。換句話說，文學是依靠了牠對於這次鬥爭的真實的認識和勤人的表現來激勵了全國同胞的。敵人的野蠻，被壓迫的痛苦，同胞的死難，以及我們作戰的英勇，犧牲的壯烈，後方建設的狂進，戰局的反敗為勝……就是這些明明白白的事實激勵了大家的民族意識和愛國心；而且也只有這些明明白白的事實才真正能夠激發起大家愛國愛族的赤心來。我們用不着

像敵國文學那樣無恥地捏造，歪曲，欺騙，粉飾——其實這那里是文學？不過是惡劣的無用的咒語而已，只有喪心病狂一意要斷送自己民衆到深淵火坑中去的日本軍閥，才需要這種「害人不着反自害」的咒語，而我們，正義在我們這邊，勝利也在我們這邊，是絕對不要這種東西的。

抗戰文學願以它對於這次鬥爭的真實的認識和勇人的表現，來鞏固團結，抗戰的轉機爲勝是民族集團主義的力量，初期抗戰的挫折經驗使我們知道了團結得不堅的弊害；最後的勝利，必將是民族集團最高度團結的勝利。文學里民族集團主義精神的更進一步的發揚，相信必將促進民族的更高一段團結。

三、文學隨時打擊了漢奸敵寇的陰謀

整個抗戰文學的活動全以壓退敵人爲目標，它在表現前後方持久的戰爭，增強作戰的力量之外，也隨時打擊了漢奸敵寇層出不窮的臨時的陰謀。

的甘榜如當敵寇屢次發動和平攻勢企圖便宜地結束這場戰事的時候，我們文學便以它明晰的形象性和真實的具體性，向同胞揭發了這中間的欺騙和詭計，使大家不致誤信。例如當敵寇屢次宣傳淪陷區里的安定和繁榮，企圖誘引一部份同胞返鄉，以便奴役，剝削和屠殺時，我們文學就根據真正的事實，表現出淪陷區同胞生活的慘狀，和敵人在那里變本加厲地奸淫屠殺的實況，使大家不會去受騙。而當一些無恥的漢奸企圖以一種平民的偽裝來進行他們的「漢奸和平」時，我們文學也就馬上用具體的作品揭發了他們的醜態，指出這種偽裝實際是在為敵寇服務，而且依然是出於敵寇的一種陰謀。

抗戰文學還給漢奸們無恥地倡導的所謂「和平救國文藝」決定的打擊。它以作品的具體事實證明敵人的野獸面貌，證明敵人願意用「和平」兩字來分化我們，懈怠我們的奸策。也證明漢奸們口里的「和平」，其實不過是賣國求榮的「和平」。所謂「和平救國文藝」其實也就是賣國求榮的文藝，這種文藝根本不是為的救國，根本不配談救國。現在上海，在香港，在一切漢奸藏匿而可以暫時吹叫幾聲的地方，文學把這種無恥的假

漢統統擊潰了。

抗戰文學與漢奸敵寇是不能兩立的。它必須要把漢奸敵寇徹底擊潰，事實正是正在擊潰着了。

四、文學幫助了政令的推行

抗戰文學以增強我方力量，打擊敵人爲一切活動的目標，它除掉在間接方面可以從各處幫助政府抗戰政令的推行外，它也直接針對着抗戰的各種重要政令，進行了許多工作，以幫助這些政令的推行。

例如在推行兵役的政令上，我們文學就貢獻出了許多鼓動的作品。這中間有利用舊形式的小曲，故事，唱本，和一些簡單的劇本。這些作品大量地流入鄉村，激發着廣大同胞的心靈，不僅使兵役政令的推行得到許多便利，而且還相當地鼓勵了他們的自發自勵精神。各地報紙上經常地報告着的壯丁自動隨纓殺敵的行動，多半就是受了這些作品的

的影響。文學的這種情形，表現在對於「加緊生產」「加緊建設」「嚴防漢奸」「提倡節約」等等政令的推行上，也都一樣。

文學活動必須要和政治的活動更密切地相配合，這是現代文學發展上必然要走的途徑，否則便是一種力量的浪費，一種對於日趨激烈的生存鬥爭的大不經濟。抗戰文學在這一點上可說已有了相當好的表現。但它和政治活動的配合必須還要擴充到一切任務上去，要使它自己成爲一種鋒利無比，到處披靡，到處可用的武器。這樣纔能保證文學力量在抗戰中的更大的發揮。

五、文學使抗戰獲得了世界的同情

純粹是英吉利血統的小泉八雲曾在一篇論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文章中，指出文藝表現在溝通外國人的輿論上，有超過厚大的統計冊與莊嚴的歷史著作的作用。他說：在現代各國政治上，輿論幾乎是代表一切的，所謂輿論，就是一般人民的見解或感情，要

得到這種輿論的理解和同情，表現感情生活的文學，就是唯一巨大的力量。因為一類的偏執都由於無智，用高尚的情緒則易使無智消滅，而純潔的文學，使能夠激發高尚的情緒。他舉例說：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西歐人簡直不知道俄國人也是真正的人類，但當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哥戈里，普式庚，屠格涅夫等的傑作陸續在西歐出現時，一切的成見就都改變了。讀過了這些作品以後的西歐各國人民，才知道在俄國人心中的感情，戀愛和痛苦，完全和他們自己的一樣，並且俄國人還有些獨特的偉大的美德——即他們的忍耐，勇敢，忠實，和信仰。於是普遍的仁慈和人間的同情之感，便代替了那從前往往有之的敵視與嫉惡。

小泉八雲這種意見里有一個錯誤，就是他彷彿以為所有的輿論完全要靠情感而不是也要用一部分理性來決定；但除此之外，他就再沒有說錯的地方了。文學作品，托之乾燥無味的電訊和公式化了的宣言，不知要能深入人心多少，它不是不給人以理性，而是以感情化了的理性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

我們抗戰的正義和英勇，在全世界愛好正義與和平的絕大多數國家里獲得了普遍的同情，這正是理性勝利的結果。但在一些偉大的友邦如英美蘇聯等國內引起了特別深厚的關切，特別清楚的瞭解，使我們得到了許多道義上的聲援，和物質上的幫助的原因。一方面固在大家都已處於一個相同的反侵略的立場，需要互助；另一方面也在我們抗戰文學表現了我們民族的偉大，戰鬥的英勇，勝利的把握，已加深了他們對我國的理解與敬佩之故。（抗戰文學作品由我們自己和一些外國作家用英法蘇德日世界語等文字譯出的已經相當不少，文協並有了一個專做這工作的刊物）我們抗戰文學作品在蘇聯的流行和得到了高的評價，尤其不能不和蘇聯全體人民對我特別表示親善的態度有密切關係。我們抗戰文學在事實上已經成為爭取國外同情與援助的一個有力因素了。

第三章 怎樣加強文學的抗戰

抗戰到今天已經進行了四十個月，四十個月的艱苦戰鬥已使我們道過了初期那樣的

危機，而現在我國實質已處於一個轉敗為勝的階段中了。但這却并不是說：我們這時已經可以輕易地獲得最後勝利。敵人的力量雖已明顯地變得衰弱，但這並沒有完全崩潰，還並沒有完全消滅。同樣，我們的力量雖然已明顯地增強，但也還沒有增強到應有的高度；我們陣營里有些努力得不夠的地方也還沒有完全克服。我們不難想像，在敵人力量總崩壞的前夜，日本侵略者是一定要來幾次垂死的猛烈的掙扎的。我們爲要徹底擊破敵人，爲要使最後勝利提早實現，我們就不能不在各方面檢討自己的經驗，改善自己的缺點，格外增強自己的力量。

對於這樣一個課題，在我們文學的活動上也應該成爲一種主要的推動力量。我們文學一開始就支持了參加了抗戰，它在四十個月戰鬥中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但用不着說，我們文學在抗戰中還沒有發揮出它全部的力量；如果各種缺點能夠順利地改善，它一定還能貢獻得更多。那麼怎樣纔能加強文學的抗戰呢？

文學以它的具體作品參加抗戰，但要加強文學的抗戰，却不能僅是作品自身的問題

，同樣也是政府和作家們的問題。具體的作品由作家的勞作中產出，也要通過政府的關係纔能發生影響，而作家也必須在和政府與同志的關係影響之下，纔能得到產生作品的可能，纔能得到進步與發展。以下我就分成：政府，作家團體，和作品本身三方面分別指出在它們各自的範圍里應如何來加強文學的抗戰：

一、政府方面

在政府方面，也可以分做四點來說：

甲、政府應該預定一種文藝政策，予以明文之公佈。本來，像抗戰建國綱領原也可以當作文學創作的準繩，但惟其這個綱領可以適用於抗戰的各個領域，它也就很難特別適用於某一個領域。在文學的領域里的確需要一種有較詳規定的活動的綱領。不過這個綱領必須要是能夠鼓勵一切作家來參加抗戰，來充分表現這個戰爭的實況的，才有真正利益。

一種優良的文藝政策明定以後，可能有幾種好處：政府與作家間在文學事業上的意見是可以溝通，可以一致了；作家在創作時有了準繩，可以免去許多意外的浪費；政府也就可以根據這種政策來進行積極的領導。

一種優良的文學政策的實施，可以使文學的脚步和政治的脚步同時並進，可以使文學和政治在抗戰的共同任務上結合得更密切。文學的表現所以常常落後於抗戰，就因為它和政治的結合還不夠密切。

要希望文學能夠和政治緊密地配合，要希望政府與作家之間的意見完全融洽，明定一種優良的文藝政策是必要的。政府應該儘量減少消極方面的各種限制，而在積極方面，給予更充分的鼓勵，援助與領導。在這種情形之下，相信文學一定能更大地發揮出它的抗戰效能來了。

乙、政府應該積極援助文協，獎勵它的工作。在文協創立的兩年間，政府已給了文協援助，文協可說是在政府的援助之下才做了許多工作的；但政府所給的援助顯然還太

不夠。文協迄今還只有極少的經費，而且就是這極少的經費也是由東拼西湊而來，沒有一個確定的來源。

經濟的窮困使文協無法展開它的工作，無法實現它的許多計劃。它有的是人力，但因為錢不夠，便很難把這些人力變做巨大的成績。例如它曾計劃多出幾種刊物，供作家們發表新作；多出版一些通俗的讀物，並把它們大量輸送到前線和後方去；……所有的許多計劃，都因為經濟窮乏，無法實現，或做過一點就只好擱下來了。

文協在今天是中國唯一廣大而且著有成績的作家團體，它不僅在目前可以團結作家，對抗戰獻出巨大的力量，在將來建國期間，將尤能發生重要的作用。當政府能認識文學的確是一種極有用的武器，並能好好地運用時，文學將成為抗戰建國的主要力量之一，而文協却就是發揮出這個力量的樞紐。

、增加和確定文協的經費，使文協能在各方面進行和完成它的事業，擴大它的影響，這是援助它的第一步；攻虛它的建議，協助它的工作，指導它的方針，這是第二步，而

第三步，就是要使文協的工作和政府自己的完全打成一片。

保證文協工作的開展，在實際上也就是保證了文學的抗戰力量之加強。

丙，政府應該切實保障作家的生活，獎勵優秀的作品。政府在不久之前曾經成立了一個文藝獎勵金管理委員會，在這個會里已經有十萬塊錢基金，並且實際上已開始注意到這兩個問題。這個措施證明政府對文藝事業空前的關切，是文藝運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不過無可否認的是這個會的工作還並沒有能夠完全解決這兩個問題。保障作家的生活決不是僅僅給予小額獎金所能根本解決的；這問題，也包括着對作家正當權利的保護，如書商的剝削，著作版權的橫遭侵害，著作的無理由被損失等等。而且資金的條件，限制得太苛了，它不但很少有補於成名作家的窮困，事實上根本拒絕了對無數努力文藝，處境困難，但還沒有成為作家的無名作者的援助。這勢必會影響到文藝後備軍補給上的困難。

獎勵優秀的作品應該在一種較為廣大的基礎上來進行。不但在獎勵的原則上應該採

取寬容的辦法，認為一切有利於抗戰的作品就都有被獎勵的資格；而且在獎勵作品的型類上，也應力求普遍與平均。不應該太偏重於小說和戲劇，應該給詩，散文報告文學，和理論批評以同等的機會。也不應完全偏重於新形式的作品，對於成功的民間形式作品也要給以同等的機會。

獎勵優秀作品的目標，應該不是造成少數幾個文壇的明星，主要應藉此機會發現文學的新的天才，為文學事業培養出一批新的幹部，獎勵的意義要不僅是給出一點錢，尤在能為作者的創造設備種種便利的條件。

作家生活的得到保障，和優秀作品的得到獎勵，這就必然能使作家對抗戰更為努力，抗戰的優秀作品更多出現。

丁、政府應該獎勵大批作家到前線去工作。這所謂前線，不是單指戰壕的附近而言，也是指廣大的敵人的後方，我們的根據地和游擊區而言。要作家到那里去的目的不是要他們真正去拿鎗，而是要他們拿筆去描出戰鬥，幫助抗戰。隣近戰爭的地區，是我

們國家於戰爭變化得最厲害，最運動的地方，在那里有許多在後方所看不到的憎恨，飛揚着一切光明的勝利的因素。發動作家到那里去，不僅可以給文學許多產生傑作的可能性，同時也可以利用他們的勞作，就近補救前線廣大地區缺乏精神糧食的恐慌。

作家中事實上已有一部分老早在前線工作着了。許多作家所以還沒有顯眼地參加到前線去，主要的原因，就在生活的不安定，和找不到一條參加工作的適當的門徑。作家們大都有家庭的重荷，參加工作的確也需要有便利的環境。政府就應該針對這兩點，爲他們解決困難。前者，給以物質的援助，後者，給以介紹和工作上的種種便利。

政府在前年已經援助文協派遣過一次作家到西北戰地去了。在那次訪問的行程中疾病還不幸奪去了我們的同志訪問團團長王禮錫先生。這都是在文學運動史上值得紀念的大事。那次訪問不會得到很大的收穫，是事實；不過這並不能就證明作家到前線去的無用；因為那次的工作止不過是訪問，不僅在戰地停留的時間太短，不能從事較大的工作；而且經過幾次分散以後，人數也愈變愈少，根本就無法勝任較大的工作了。

生活這作家到前線去，必須要注意到幾個原則：各戰區必須能平均地派到；要使個較長的時間留在那里；要使作家在軍隊里不始終是一個貴客，而是它的工作了；要供給作家在那里工作的一切便利。而在作家方面，自然也還有許多應該自的地方。

發動作家到前線去決不只是一樣點綴的舉動。當政府能幫助得更慷慨一點時，這個舉動對於加強文學抗戰的力量就能夠顯著出來了。

二、作家團體方面

作家團體主要就是文協，在這方面也可以分做四點來說：

甲、文協應嚴密它自身的組織，使在實際上能夠得到加強工作的效果。文協在今天已團結了幾百位作家，它在成都、桂林、昆明、貴陽、曲江、延安、香港等地都已建立了分會，另外又在許多地方成立了通訊處；文協兩年來的工作已獲得各地作家的支持

這是事實。但分散在各地的作家，有些還沒有被爭取參加到工作中來，這並沒有被名義參加爭取成實際參加，因而減弱了整個機構的力量，這也是事實。這主要就是由於組織在實際上不夠嚴密的緣故。

各地分會經常是在一種散漫的半停頓的狀態之中，不但不能及時號召當地的一切作家來參加工作，而且對於一些經常必須處理的事務也因為得不到大家一致的努力而不能進行得很好。各地的通訊，更多有名無實。

分會的工作為什麼一般都表現出鬆懈的毛病呢？問題不在它缺少形式上的組織，反之，紙面上的組織可說是一切都齊全的。問題是在分會的領導往往不得其人。他們或是自己的事務太忙，根本無法來兼管這個事情，他們之成為領導人或由於自己一時的奮勇，「爭取」得來，或由於身為「名流」，由於別人的勉強；也或由於他們根本缺乏領導工作的能力。領導人與參加的作家之間，往往不能發生較親密的關係，甚至會毫不認識。問題也在不能經常發動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而在工作進行組織。在這一點上，總會

沒有負起責任來，這常領導和督率，也是原因之一。

整個文協的組織所以不能夠十分嚴密，以致影響到工作上去，這同時不能不和文協的經費困難有重大的關係。因為這樣文協就不能有負責的人，經常來辦理一切了。（目前似乎還沒有一個作家可以不要為他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擔心，而專責地來為文協工作的呢。）所以這個問題，最終也必須要和政府的加強援助一同解決。不過如果作家們和文協本身能有更大的努力，在問題的解決上是一定會容易和美滿得多了。

乙、文協必須發揚研究的精神，並提高研究的水準。革拉特珂夫說：

「作家必須能把藝術工具操縱自如。作家絕不能降到當代文化水準之下的。他不應作一個小巧的工匠，而應作一個技藝的支配者，這必得一直鑽研到老才行。從來沒有，也不當有不學無識的作家；不修邊幅的作品，蹩腳的著作，貧弱的技巧，與工廠中蹩腳的工作是同樣要不得的。」

要作家們不降到當代文化的水準之下，要他們始終能產出一次比一次好些的作品，

作家們就不能不加深研究的工夫。

正如高爾基所說，創作的確是一種記憶工作的緊張過程。記憶從知識印象的庫藏中選取其最重要的特徵的事實，開像與情節，並將它們轉化為最生動最明白曉暢的文字。然而我們一般作家的印象的累蓄，知識的總量，的確是太差了，而且他們也未見急切努力於這種知識與印象的加疊；這就是說，他們一般都忽略研究的工作。

缺乏研究精神，這是新文學運動二十四年來一貫的缺點，由於這，我們便沒有能產出較多的有價值的作品；我們便有了許多無益的爭論；我們所遇到的許多問題雖迭經討論便也很少得到真正的解決。作家們一般都缺乏歷史的知識，對於本國的和本國文藝的歷史也一樣；而文學技術的知識則尤其缺乏。他們對於生活的現實的觀察也多半是表面的，膚淺的。所有這些缺點，就不能不影響到他們作品的表現。

抗戰以來，在我們文學上提出了大衆化的問題，以後這問題又發展成爲藝術形式的利用問題和新民族形式的創造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我們也應當知道這其實是一

個已經說了無數遍的問題。爲什麼這個問題已經提過了幾次還是沒有適當地解決，爲什麼在今天的「新階段」上再提出時，大多數人還是只能說些「內容決定形式」「內容和形式不能分離」一類的邏輯的常識，原則的老調，而仍無補於問題的進一步的解決呢？這主要就是因爲他們對民族文化的文藝修養過於缺乏，對於技術的知識過於忽略之故。他們在談着這樣一個問題，但他們是既不很了解民間的語言，同樣也不很了解過去的「文言」和現在一般寫文用的「新文言」。問題是必須要經過空論，達到實踐的階段時纔能解決或纔有解決的可能。問題是必須要深切瞭解了其中各方面的歷史和他們相互間的關係時纔能解決或纔有解決的可能。而他們不研究，或不屑研究，於是便根本談不上什麼實際，什麼深切的瞭解。

由文協來倡導研究的精神，現在已是適切的時機了。在文協周圍聚集有許多作家，這對於研究工作實在是一個極有利的因素，因爲這樣就可以利用集體的力量。文協要發動作家們一起來研究生活戰爭，研究一切新的變化，和表現這些變化的技術。這種研究

必須是經常的，深入的；原則的而尤其是具體的，技術的。空洞的原則的反覆，目前差不多已成文學問題討論上席捲一切的病態了！

文協年來在研究工作上的表現是開過一些座談會，座談的記錄曾登出在會報上。文協已能注意到這個工作，是很可喜的；不過一方面是還沒有把這個工作加緊推動起來，一方面在工作上的成績上也還頗不能令人滿意。坦白地說，要提高研究的標準，僅有那種非專門的，無系統的，臨時湊成的座談會的雜話，是不能達到目的的。對於基本原則的一再的反覆，這在常識範圍里是有用的，但說不上是研究，當然更說不上能提高標準。文協應該選定幾個方面，或幾個特定的題目，指定會內對這些方面這些題目有專門研究的同志，再去作長期的系統的研究。並不是說，提高標準就該拒絕一部分尚未有專攻的人來共同研究；我只是說，爲要使研究真正有進展，由有專攻的人來領導其餘的人研究，實是必要的辦法。研究工必作須要有計劃的行動。發揚研究精神，提高研究水準，事實上也就是在加強文學在抗戰中的作用。

丙、文協必須切實負起訓練青年作家，培植文學幹部的責任。文協的社會價值，主要也要在這個工作中來表出，目前有許多困難，使協會還不能馬上把這個工作做得很廣泛，很周到；對她提出太大的要求，時候還不免過早。但協會也不是已經在這個工作上出了可能的大力，是事實。

協會原是可以從下列兩個方面來開始這個工作的：第一，牠應該給分佈在各地大學，中學，補習學校，商界，工廠，軍隊里的那些文學組織以充分的幫助！第二，牠也應該給孤獨地個人從事於文學的初學寫作者必要的幫助；這些幫助暫時自然只能是屬於工作的指導上的。協會早就應該專為這事指定幾個學識經驗俱豐富的同志成立一個文藝指導部或顧問部。

怎樣幫助他們呢？經常跟他們通信；告訴他們怎樣開始工作，替他們修正討論的大綱，為他們介紹參攷的書報，給他們指出生活中的新變化，指示他們創作的技術；經常替他們修改作品；嚴格批評出作品的毛病，並且也指出好的地方，同時把自己的藝術經

應告訴他們，在關於主題，題材，表現方法，結構，風格等等點上，給他們許多忠告，爲他們較好的作品介紹發表；也經常派遣優秀同志到他們的地方去講話，陳述自己，文學工作的經驗，直接鼓勵他們的創造。

文學幹部的培植不僅在加強抗戰這個課題上是一種極重要的工作，在文學活動的整個進程上尤其是一種百年的事業。沒有別一個團體，能比文協更有能力，也更應該負起這個責任來的了。

丁、文協應該爲參加的作家們創造出一種適宜的創作環境。鼓勵集體地來工作，從這種工作中供給作家們以最廣大的自我教育的機會；鼓勵相互的自我批評，從這種批評中增進作家們藝術修養的機會。養成一種精神，使作家們都能相互關切，——真實的同志的關切，使他們各人對協會中的一切人負起自己的責任。

作家問題該建立起一種新的關係，應該徹底改變過去那種唧唧喳喳，瑣瑣屑屑，彼此不能合作，不能互助的態度。要用互相學習來代替互相命令；要用互相尊重來代替互

相輕視，要用交換經驗來代替固執，妒忌和中傷。只有在一種融洽的，坦白的，親密的環境中，作家們纔能共同工作，共同進步，文學的抗戰力量，纔能發揮得更大。

抗戰使許多一向在精神上感情上隔膜的作家從東西南北聚攏在一起了。這正是可以使他們得到彼此認識，彼此親切地交換意見的最好的機會。許多只因爲彼此毫不認識和只在紙面上討論而引起來了的不愉快的陳賬，固然可以一筆勾消了；就是在意見上還有點距離的，也可以誘引出一種開誠的態度來互相研究，互相商討。

爲加強文學的抗戰，文協也應該積極負起這個責任來。

三、作品本身方面

作品本身方面，也可以分做四點來說：

甲、作品需要積極性的主題。但千萬不要把這幾字當成了「頌揚光明」的同義語，以爲「暴露黑暗」的主題，是沒有積極性的。自從「光明」「黑暗」成爲問題以來，

有些人以為「暴露」得已經太多了，應該回頭來多多「頌揚」一下才是，以為這是「更重要的」，是「更能表現出現實的主導的方面」。其實這種說法是犯了機械論的錯誤的。在抗戰中，光明與黑暗是互相交錯着的一物的兩面，這兩面是在消長的過程中的，決不是孤立的兩物。「頌揚光明」若不只是虛構出一條光明的尾巴就算完事，那麼勢必表露出光明會怎樣衰退了黑暗，或光明會怎樣終於在黑暗的包圍里滅絕了它；因為這樣的光明才真值得頌揚。而暴露呢，如若不同於漢奸的失敗主義，那原也不是說出了黑暗就算，更主張要指出它的社會根源，發生的內在原因，它的成長過程和作祟的醜態，並指出消滅它的可能，和光明起來的必然性的。寫出光明和黑暗，如果不從「生活的真實的表現」這個基本的命題上來着眼，就不能不成為機械論的胡說。

正當的暴露，其實就是一種自我批評，自我批評是一種健康的現象，根底上是充滿着積極性的。高爾基在其「兒童時代」一文里說：

「記起野蠻的俄國生活里的這些鉛似的醜惡，我有時候這樣問自己：『值得說

起這些事情麼？」而重新深信地回答自己：「值得的！」因為這是活着的卑劣的真實，它到今天還沒有斷氣。這樣的真實，必須澈底地知道，爲得要把它從自己的記憶里，從人的心靈里，從我們這艱苦的可靠的全部生活里連根拔起。」

繼承着哥戈理、契訶夫「批評的和嘲諷的」傳統的俄國綏拉比翁兄弟們一派理論的形式之一，就是以諷刺姿勢來回答俄國當時官樣的樂觀主義。他們攻擊着俄國的無知，粗魯，和社會的混亂。他們看到當時這給一切人指路的新國家，還包括着整千整萬仍過着奴隸生活的人民，蘇聯的官吏還和他的前輩一樣賄賂，點起革命之火的人還是撒謊，造謠，欺騙；平常的人還施着凡庸的技倆。天才的幽默家左琴科在嘲弄着小資產階級和一知半解的人——他們雖然完全接收了他們黨的標語，而在內心上還仍然保持着佔據的，私有的觀念。卡泰耶夫在「盜用公款的人們」里敘述了充斥在蘇聯各機關內的寄生蟲和偽善者，有些而且還掌握着各地方的大權。以後伊芙和皮特洛夫在他們合作的幽默小說「十二把椅子」和「金牛犢」里也敘述了一些蘇聯的官吏怎樣帶着他們黨的官銜去欺

驅無知的平民。這種暴露的自我批評的文學，並沒有在蘇聯受到反對或禁止，反而是得到了重視和高高的評價；而蘇聯和蘇聯的文學到底也就在嚴厲的自我批評中健全起來，強盛起來了。自我批評是力強的象徵，而不是弱點的象徵，在抗戰向着勝利之途邁進的我國，是用不着害怕它，拒絕它的。

在抗戰的真實的表現這一個基礎上，作品必須選取一些有實際意義的主題，同時必須由抗戰爭推廣了的題材範圍內去拓展主題的範圍，從而，向各方面去發揮出牠們的積極性。對於主題，作家不僅應熟悉，而且要經歷過，深思過，再三感覺——既不是由於「責任所在」，也不是由於抽象地思辨的結果——否則便難免「是有或無的現實的歪曲，生活的虛偽的理想化」（勃洛夫曼引自林斯基語），無補於抗戰的加強了。

乙、作品應該擴大它選取題材的範圍。抗戰為作家供給了空前地豐富的營養，使他從廣大的範圍中選取題材的可能性。事實上，抗戰文學已經能這樣地來選取了。例如關於後方建設的，生產運動的，軍民關係的，邊疆同胞的等等題材，就是以前文學

里所沒有過的。問題是在選取的範圍比之抗戰所擴大的還不夠廣大，而已經選取來表現過多的也嫌處理得不够完好。

如關於我軍實力的充實，抗戰力量的增進；關於婦女們在抗戰中正負兩方面的作用；關於現實中民主主義要素的生命和勝利；關於新的工作方法的出現，關於人民在加入抗戰後民族意識的增強；關於國外對我們抗戰的真摯的同情……等等題材，就還沒有在作品里常常出現。

例如關於後方建設的，生產運動的……等等新的題材，不但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注意，而且在題材的處理上一般都表出「官樣的樂觀主義」和「生活的虛偽的理想化」的毛病。這毛病，主要是由於作家太性急地要達到政治的任務，以致放任着自己的理想，把生活里的矛盾要素抹殺，把樂觀要素廉價地誇大了。作家僅僅是受了理論的催促，或「合理觀念」的鼓勵，才來接近這種題材的；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生活過，或根本就等不及詳細生活過，就性急地下筆了。這就怪不得他們的作品，差不多只能平面地「頌揚光明

」，却不能說出這光明是從那里來和怎樣來了的全過程，以及它的必然性。

擴大選取題材的範圍，爲的是要作品能從各方面來表現抗戰；要求完善的處理，爲的是要作品能不把抗戰從牠真正的表現上不正當地惡化或理想化。惡化與不正當的理想化，同樣是對於抗戰有害的。

丙、作品應該有事件全過程的表現。法捷也夫曾指出一般作品描寫人物的缺點，說：

「他們中很少觀察人們的改造過程是怎樣進行的。……藝術家的任務，就在表明這個人怎樣由落後轉而前進。爲什麼要這樣呢？爲了幫助別的落後份子，讀了這書，也可以在一個較短的時期走完這路程。這過程在周圍的現實的影響下，在全新的制度的作用下，正在發生於人的意識中，經驗中，觀察這過程，對於一個藝術家，對於他創作的發展是非常主要的……我曾努力於，現在也正努力於盡可能地真實地端自己所知，表達出人們心理上，願望上，志趣上所發生的變動，顯示出這些

變動是受了什麼影響而發生的，顯示出在新文化下新人的發展形成，是經過什麼階段而完成的。」

法捷也夫這一節話說得很對，而且在描寫「事」上也同樣具體。在蘇聯現代名聞世界的傑作中，高爾基、蕭洛霍夫、潘菲洛夫、綏拉菲摩維支，和法捷也夫自己等等就是很生動的描寫着活躍的人及其內心的矛盾，並指示出其心理發展的全過程的。蘇聯的許多傑作，就以這樣的表現來教育了他們廣大的讀者的。

我們抗戰文學的作品却一般都表現出不能做這樣的描寫，描寫了一羣純粹自私的農民變成一羣英勇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鬥士，却偏偏不寫出那「變成」的過程；描寫了一個綠林的豪客變成一個游擊隊的領袖，却偏偏不寫出那「變成」的過程；描寫了一支游擊隊的英勇戰績，却偏偏不寫出他們是怎樣克服了種種困難，才健壯起來，才能打敗了敵人的。這種毛病在我們所有的作品上，差不多處處都存在着。一味「頌揚」的作品往往忘記了寫出為什麼該頌揚的；一味「暴露」的作品則常常不指出其黑暗的原因——社會

的根源。

爲什麼一定要寫出「如此這般」的全過程來呢？爲的是要顯示出這個戰爭的真相，爲的是要用這個「全過程」的表現來教育羣衆，使他們能夠方便地爲抗戰貢獻出最大的力量。也就是要以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果。

任何一個中國人走向這次民族革命的戰爭，都有他自己的道路。各人的道路容或不同，但任何一個人的道路，和他環境相同的一批人的道路，總能有許多相似的地方，那麼典型的寫出其中一個人的奮鬥的全過程，不管是失敗的或勝利的，就都有在正負雙方給予這一批人指導教訓的效果。從知道了這個人的如何失敗，他們就可以不必再去蹈覆轍；從知道了這個人的如何勝利，他們就可以少碰一點挫折，迅速走上勝利的道路。這個人的戰鬥經歷不但可以教導他們如何應付已經有過的戰鬥，而且也可以暗示他們如何去應付即將發生的戰鬥。要每一個人都從他自己的「試行錯誤法」里去尋找成功，要每一支游擊隊都從自己的經驗里去碰運氣，這是太困難了，而且也是一種最大的浪費。

。文學作品的具體的全過程的表現，不僅能夠傳達出典型戰鬥里的典型經驗，而且它的效果，遠遠地超過了傳達同樣經驗的一切抽象的作品。

抗戰文學作品一般之所以沒有「全過程」的表現，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誤認了作品的教育意義主要是在事件的結局上，而不是在這結局的如何造成上，因此忽略了這樣的表現。另一個是，作者根本沒有能力來做這樣的表現。

事實上這兩種情形現在都是有的，不過後一種情形是特別多些。作者要能有「全過程」的表現，他就首先要能認識全過程，把握全過程；而要做到這樣，他就非親身經歷過這個「全過程」不可。無論是描寫前線，後方，生產或建設，如果作者不肯血肉相關地在中間鬥爭過，深思過，他根據什麼就能做出種種全過程的表現來，而保持住不「公式化」「理想化或理想化呢？當然是不成功的。

所以在實際的作品上要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和要求作家們在生活上有高度的實踐的開闊相聯結；且成為「抗戰的真實的表現」這一個總命題的一部分。

丁、作品必須更要貫徹着愛國愛民族的精神。我們文學必須負起團結我們民族，發揚我們民族的責任。二十年來的新文學，由於客觀的限制和主觀的認識錯誤或表現乏力，在這種精神的表現上太不夠了，這在我們這個人欺侮壓迫已經到達極點的民族，真是一種可痛的遺憾。只有矯狹之徒才高與提倡「愛國狂」，也只有迂闊之徒纔能脫離了民族真誠世界主義。我們應該有世界主義即「大同」的理想，應該向這個理想去努力；但不應該爲了這理想就先實際放棄了自己的民族。世界上如今還有許多像日本一樣專想以自己民族消滅別個民族的野蠻國家，在這樣的野蠻國家旁邊先放棄自己的民族，就等於在兇惡的殺人者面前先放下自己的武器。

愛國愛族的情緒，決不是一種要不得的，和損人利己的情緒，而只是要來滿足民族自存的自然衝動和羣性——這兩者是結合民族分子，和使他們愛本族勝於外人的要素。真正的愛國愛族心並不只計及民族的物質幸福，它也是一種偉大的道德的力量，督促個人犧牲其個人的利益，以謀他的全族的幸福，助進博愛觀念的發展，遏止人類個人主義的

傾向。認本族的一切都是美好，可取；遏止一切對本族的合理的批評，爲了本族的利益就不惜犧牲別的民族，犧牲全人類的利益；不當地贊頌本族的一切，怨毒地貶妄地抹殺或曲解他族行爲的歷史的鼓吹……所有這些都是「愛國狂」，或「狹隘的愛國主義」和侵略主義的結果，絕對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所以拉馬丁說得好：

「虛偽的愛國主義是一民族對別民族的一切的怨毒，一切的偏見，一切的嫉視；反之，真正的愛國主義却含有人們共有的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德性，一切的權利；雖重視本國，但其同情却不爲種族，語言或國界所拘限。」

作品必須要用適當的形式來表現目前民族抗戰的生動的力量，發揚民族的自信心，堅決心，寫出抗戰中一切進步與改變，寫出抗戰中一切最優秀的愛國愛族的英雄，和他們的英勇犧牲英勇事蹟，用來激發我們民族的各分子，激起一種患難相共的情愫，使大家能更加團結，一致發誓爲擊退敵人，增進民族幸福而戰鬥。

要在作品中加強愛國愛族的號召，目前抗戰在各方面的勝利表現固然是極主要的材

終，但我們國家民族過去的一切傳說，習俗和歷史上許多英勇擊退外族的史實，也是一個重要的泉源。赫伯脫所謂：「真正民族主義者的任務，在於尋出什麼是民族過去事物中最優美最高尚者，和把它與活的現在的結構，鑄成一片」。這正說明了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

我們民族歷史上有無數光榮的事蹟，時候太早的不說，如漢唐兩代，就不僅有煌赫一世的武功，更有光芒萬丈的文物；明代雖不極盛，到底也驅走了入侵的異族，並且在南洋一帶最初植下了我們民族在那裏根深蒂固占有勢力的基礎。在盛世，我們有不可一世的英雄，如衛青、霍去病、薛仁貴，在衰世，我們有不屈不撓的志士，如岳飛、文天祥，更可法。我們文學必須表現這些光榮的史蹟。不過我們文學也不妨表現一下我們民族以往所受的苦厄，共嘗的磨折，指出是由於那些原因我們民族才落在那種不幸里的。文學必須激發我們民族各分子對於過去共同經驗過的苦難的同情，激使他們自信，也激使他們深思。

世界上已經有過許多偉大的歷史著作，曾使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民族統一或復興了他們的國家，而且還要成為各民族統一或復興的要素的。不過我們的問題是在要寫出許多文藝化了了的歷史的鉅作，甚至要把我們民族反抗外敵，自強不息的史蹟，融化到歌謠裏去，到詩篇裏去，到童話裏去，要使那些共同的光榮，和共同的苦難，從小就灌輸到我們民族的未來者心中去，使他們在壯年健實，都不能忘了與我們民族的關係；要使民族的記憶，在我們現在和未來的每一個分子的心裏，世代常新，生生不息！

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國外民族奮鬥的故事我們也大可攝取。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奮鬥的表現中得到許多知識；我們也尊敬一切有光榮歷史的外國民族。同時，我們也衷心地同情一些弱小民族的不幸的遭遇，而他們的痛苦，尤值得我們警惕。

在Bernard Joseph 的 "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 一書中引有 J. Fichtelberg 在所編關於巴勒斯坦的典籍中所作表現猶太人怎樣愛慕懷想故國的一段話。這段

話不能不使我們十分感動：

「當我們翻閱這六百頁的故國記（“Book of the Land”）的時候，從祖國流亡的民族的景象便一幅一幅的映入我們的眼簾來。這裏充滿着懷故國的熱望。有時以有含蓋的預言出之，有時以瑣碎連篇而不重思想的故事表現之；正義之士，日暮途窮，逃出客居的異域，迴返可愛的祖國，憑弔故墟，悲衷中來的時候和淚寫成的信，雖零篇斷簡，但往往能把這和情緒披露出來。從這一切，我們聽見不斷的叫聲——猶太民族哀戀已失的故國的呼聲。故國一日不恢復，這呼聲永無日時。這個純潔的火焰，有時高騰十丈，有時只稍露微光，是他們民族生活持續的惟一表徵，是國家摧滅而民族並未消沉的惟一證明。像蜂蟻一樣不絕地鑽他們起來動作的，就是以色列的故土——（指巴勒斯坦）！安康和平的不竭的源泉。在民族的英雄之前，在那些不會忘記民族所遭的恥辱的人們之前，揚起反抗之旗的，也是以色列的故土。……」

「像古代燃於山頂以報新的月分和節日之至的烽火，猶太人中也時有三數先覺令世世代代都憶起我們荒涼的故國，常常預告民族復興之已在前頭，和新的時代之終於來臨。這民族之有所成就，也就靠這種新的警悟，給以靈感，給以營養。它恍如飄忽的黑影，由一城飛到別城，由一地掠到別地，所過之處，把在夢中的人們喊醒；它是生活的原素，御風而行，吮吸及於木葉盡脫的樹林的時候，老的盤曲的樹，和嫩的枝條都爲之復甦——假使它們還保有一點營養的話。祖國對我們的影響，總不能一時消失。它使到我們拋離千年的祖國，恍如隔宿所居；使那只可得自傳聞的遙遠的歸地，猶是我們唯一的故鄉。」

「我們浪跡天涯海角，棲寄於豐饒的異鄉，有時我們也就悅它的繁華，而流連遯宿。但民族之魂，總不會一時間拋棄它的歸宿的地方。只有在精神上與故國不離的人，他的勞苦才得上帝的祝福。每當故國的影像呼之欲出的時候，血液之流洩湧更甚，便可奮發有爲堅持不懈，努力美麗之實現。……」

爲世界的文明貢獻出了許多天才的猶太民族，自從國家被滅亡以來，在世界的各處已經流亡一千多年了。這一千多年的流亡中，是充滿了多少苦痛與辛酸呵！當我們聽到他們每日的祈禱：祈求上帝賜給他們以生還耶山（*Nei*），本耶路撒冷的山名，猶太王宮聖殿所在地）之福的時候；當我們看到他們的葬儀：拿起一撮來自耶路撒冷的泥土，撒在死者面上，以象徵死葬故土的時候；我們能不爲一掬同情之淚麼？能不嚴肅地警惕自己麼？

而這樣的情形，當我們接觸到朝鮮古朝鮮民族的弟兄時，我們的感受便也更深切。是的，我們必須要援助他們從日本的殘酷壓迫中解放出來。援助他們，也就是援助我們自己！

讓我們的作品越發充滿着愛國愛民族的意識吧！從戰鬥的真實的表現中，從民族生活的真正利害上，從感情到理性，從常識到邏輯，從道義到實際，讓我們文學，號召堅固團結的必要，貫徹着愛國愛民族的精神吧！

第四章 文學目前的任務

——抗戰第一！勝利第一！

抗戰現階段的文學，任務是更大了：它一方面必須儘所有的力量來堅持抗戰，另一面又必須以更大的努力來加強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提早實現。文學的這個任務，是著決定於抗戰的目前這個新形勢，它在這個任務上，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四十個月的抗戰使我們已完全恢復了對國家民族的自信。一百年來，我們民族雖無時不在苦難之中生活，但還從來沒有受到像今日這樣深重的痛苦；不過同樣也還從來沒有受到像今日這樣熱烈的世界的尊敬和同情，抗戰使我們重新振奮了，也使我們重新強大了。抗戰的繼續將使我們格外振奮，格外強盛。堅持抗戰！在我們抗戰的目的還沒有完全達到，在我們的獨立與利權還沒有確實保障，在我們的失地還沒有完全收復，特別是，當日本的野蠻軍隊還沒有完完全全退出我們的土地的時候，我們必須堅持抗戰，始

終不讓山交學首先應該使它所有的工作量負起應有的責任。

在抗戰的艱苦發展中，我們必須逐漸增強自己的力量，準備應付敵人一切最後的掙扎。勝利的日子雖已在望了，但勝利還決不是輕易地就能取來。在前後方一致的努力中，文學也必須毫不落後地獻出它自己的力量，更結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為爭取勝利的提早實現而奮鬥。

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在檢視了過去的工作並改正了工作中的缺點以後，我們文學一定能以更大的步伐，邁起重坦，昂然前進了（這裏指修正說）。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中央研究院

作者附記：本文為篇幅所限，不能就題中提及的各方面詳加論述，茲就本人三年來在國內各報章雜誌發表之文藝論文中，擇其可以與本文互相補充者，略舉數篇如下以供參攷：

1. 悲劇的勝利（抗戰文藝第十五期）

抗戰中的文藝

抗戰中的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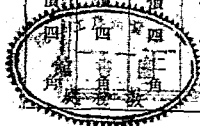
2. 論我們時代的詩歌（抗戰文藝第廿三、廿四合期）
3. 文學的類型（自由中國第四期）
4. 論文藝的表現（全民抗戰第四十七期）
5. 論文藝結的組織（全民抗戰第五十四期）
6. 抗戰以來文藝發展的總結（抗到底廿一、廿二合期）
7. 文藝應表現生活全部的真實（重慶時事新報學燈第五期）
8. 爲爭取文藝的技術武裝而鬥爭（七月三卷三期）
9. 發揚我們時代的文學批評（文藝月刊三卷十二期）
10. 再向前一步（重慶大公報戰線廿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11. 作家的戰鬥及其創造（同上，廿八年一月廿三日）
12. 論新美學的發展（同上，廿八年四月一日）
13. 批評界之總結（同上，廿八年八月廿一日）
14. 書於一九三九年中國文學的感想（新流第二期）

50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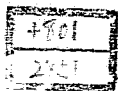
書新行印近最社版出書圖民國

售經社服務化文國中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基 本認識	張其成著	實價四角
新縣制的理論	栗顯達著	實價五角
自由與組織	吳之椿著	實價三角五分
日本人口論	洪啓翔著	實價六角
三民主義目錄及索引	楊端六編	實價三角
積極備戰的美國	韓雲浦著	實價四角
德意日三國同盟	張忠絳著	實價四角
英美在遠東的平行行動	張忠絳著	實價四角



475



抗戰文學

第三卷 第七期
（附送）
有虎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著作者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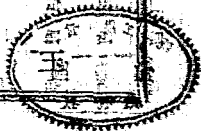
中書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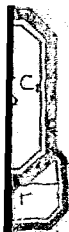
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社：重慶磁器街
分社：全國各縣及南洋等地



圖書委員會圖書第一五六號



\$ 0.70

No 636